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重维度及其内在路径

张 涛,刘 魁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驱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既能为生产力发展开辟绿色转型新路径,也能从不同维度与路径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一是从发展方式看,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技术工具与生产关系的绿色转型,以绿色发展培育新动能,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二是从治理方式看,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与数智技术融入生态治理过程,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具有系统韧性、环境适应性和技术先进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生态治理队伍与治理结构,提升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三是从生活方式看,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优化生活方式空间结构,驱动绿色产业与生活方式系统性链接,助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通过培育公众绿色理念、塑造绿色行为,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总之,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产业重塑自然、通过绿色技术治理自然、通过绿色生活方式善待自然,能够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生态治理;绿色产业;绿色生活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文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2]8}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2]12}则进一步强调了新质生产力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当前,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新质

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能够以技术创新、绿色产业与生活方式赋能生态文明建设^[3-4],且前者承载着创新驱动、绿色低碳、人本意蕴的产业体系内在要求^[5],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第二,生态文明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引领作用。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坐标(如“两山论”)重塑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元规则^[6],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本意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第三,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同一性。基于唯物史观透视新质生产力的结构特征发现,新质生产力是一种生态生产力,与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内

引用本文:张涛,刘魁.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重维度及其内在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6):44-5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40)

作者简介:张涛(1996—),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文明建设研究。E-mail:791801291@qq.com

在一致性^[7]；也有学者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阐释其生态性，认为绿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本体论基底，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绿色化的生产力发展新范式能够化解当前社会生产对自然的能耗危机^[8]。

综合来看，当前研究大多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理论关联，并从宏观层面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而系统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多重维度、具体路径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为此，本研究通过绿色技术、绿色生产力阐释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重维度（即发展方式转型、治理方式转型与生活方式转型）及具体路径，旨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更好地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为推进我国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资源。

一、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蕴含的先进技术、人力资本与绿色理念可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维度、治理维度与生活维度，进而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指引了具体方向。

1.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在生产力“量”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质性”维度上的变革，是生产力要素的质的不断提升而呈现出来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式。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颠覆性技术创新集群涌现所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质变”内核

根植于科技创新能级的突破性提升，这使得创新驱动机制不仅构成其本质特征，更形成了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代际差异标识。具体来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技术创新呈现加速化、绿色化、数智化等特征，这些特征体现了生产力在“新质”变革中的作用机理，不仅彻底变革了传统生产力结构下的技术创新模式与产业体系，更推动了技术、产业与能源等领域的跨界融合，最终实现了生产力效率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对生产诸要素进行深刻变革与系统优化的生产力，而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发展，解决全球面临的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等问题^[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10]¹⁴⁵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

在一定意义上，绿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本体论根基，表征人类对社会生产力和自然规律认识深化与综合运用的能力^[9]。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与产业变革的代表，面向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应用方向，这从侧面彰显了其本质上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的绿色生产力。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新质生产力将绿色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核心，一方面使尖端科技驱动绿色技术实现关键性、突破性发展，发展清洁能源、节能减排技术和循环经济，引领社会生产结构由传统高耗能向高精尖转型，促进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降低社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能耗；另一方面对科技绿色创新方向严加把控，以绿色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理念深刻变革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形态、结构与组织形式，从生产力要素的绿色变革与系统优化的基础上奠定了生产力绿色导向的坐标。从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的观点来看，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以追求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黑色技术”，转而以绿色技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实现了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生态良好三位一体的综合效益的转变。

从微观层面而言,在新质生产力主导的生产体系中,绿色制造、绿色工厂、绿色产业及绿色机器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物质载体被应用于自然领域的生产活动,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绿色生产以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为前提,以统筹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为中介,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落脚点,具有生产资源的可再生性、生产过程的可循环性和生产产品的生态属性等内在特征。这表明,新质生产力是一个以绿色发展为底层逻辑,具有生态含量的崭新概念,融合了绿色发展的生态意蕴^[8],彰显为一种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相结合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超越了以往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对立的发展理念,致力于实现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共同提升,以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绿色的趋向。总体而言,从驱动绿色科技创新发展、以绿色技术作为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生产工具来看,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降低了对自然的破坏,进而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这也体现着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的生态意蕴。在此意义上,新质生产力构成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11]。

2.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重维度

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良善状态,是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之上的^[12]。换句话说,生态文明就是建立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基础上的。所谓赋能,即为某个主体赋予某种能力和能量,这种能力和能量可以是技能、知识、资源、权力或其他形式的支持,旨在帮助该主体应对挑战、实现目标或提升绩效。因此,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理解为,以新质生产力主导的新技术、新动能、新理念等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维度,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进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与水平。

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生态治理方式与生活方式转型这三重维度,新质生产力可以全面赋

能生态文明建设:其一,发展方式涉及“社会—自然”之间的生产关系。过去以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是黑色发展方式,也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首要根源,而新质生产力则是通过驱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从而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其二,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面对以往追求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破坏,只有全面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才能解决复杂的生态危机,而这必然需要生态治理方式的深度转型。借助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新质生产力可通过治理方式的转型赋能,进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其三,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生态破坏的同时,居民生活方式也面临严重的资源耗费及环境污染问题,而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科技促使社会发展方式和生态治理方式进行变革,能助推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从而实现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全面赋能。

需要说明的是,新质生产力从发展方式、治理方式与生活方式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其首要前提是要认识自然界存在的规律,只有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益。作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先进科技的应用使人们“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3],从而更好地实现对自然的改造。因此,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借助新质生产力改造自然,一方面可以扩大人类对自然的作用范围,满足人类生存生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治理自然及潜在的生态危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成。换言之,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社会)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中介,在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以绿色科技助力生态保护,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进而构成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3. 生态文明建设为新质生产力指引发展方向

新质生产力在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并非单向的赋能关系,而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方向指引:其一,生态文明建设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价值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

大计。”^{[10] 40}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内蕴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保护自然的价值理念,而且涵盖着优美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理念。该理念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人文内涵,更在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为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发展方向与内在价值轮廓。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引下,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推动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相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下建构一个低碳、高效的经济发展体系,进而造福人类。其二,生态文明建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市场导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先进的治理方式与严格的法律制度,还需要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市场规律相结合,而这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明确了市场导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不仅需要根据市场导向调整“社会-自然”之间的产业体系,还需根据市场企业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调整具体政策法规体系。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离不开相应的环境政策法规支持与市场机制激励:日益完善与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内化了企业发展的环境成本,促使企业必须在战略规划、技术升级与产业转型中将生态效益置于首要地位;在政策塑造的绿色市场环境,新质生产力因其固有的绿色低碳与高效特质,能更好地回应市场的绿色需求与价值偏好,从而获得强劲的发展动能。因此,政策确保了市场发展的“生态底色”,而市场则为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具象的“价值”方向。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质生产力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辩证的关系,新质生产力本身就蕴含着绿色生产力的发展理念,可通过不同路径赋能生态文明建设,而生态文明建设奠基于绿色生产力发展,可通过绿色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指引方向。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发展方式维度与具体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及其要素进行“新质”变革的生产力,是以新科技、新能源、新模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结构,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必须“增强绿色发展动能”^{[14]33},以绿色发

展方式协调社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矛盾。新质生产力是驱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力量,因为从发展方式的维度上看,新质生产力可通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技术手段绿色转型并推动生产关系的绿色变革,以绿色发展方式培育新动能,助推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1. 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新科技、新产业、新要素为特质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在质态维度的新跃迁,这种跃迁对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将绿色低碳理念、技术、标准、管理等贯穿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始终,以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的绿色化水平提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5] 通过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模式,新质生产力能推动变革和创新,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同时促进污染物的治理和再利用,积极探索资源循环利用新道路,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当前,绿色技术与绿色产业正引领全球发展范式变革,成为培育新经济增长极的关键领域。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是利用新型科技助推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产业的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是在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耦合特性下促进工业、农业与服务业的交叉融合,进而形成全产业链的绿色变革。这种转型需要新质生产力重塑生产体系、流通体系及消费体系:在生产环节,新质生产力利用颠覆性技术加速绿色新能源及其生产结构的更新与升级,进而重塑绿色生产体系;在流通环节,新质生产力推动建立高效便捷的追溯系统和绿色物流网络;在消费环节,新质生产力推动建立完善的绿色消费信息平台,提高绿色产品与绿色消费的透明度。最终,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形成“生产-流通-消费”为一体的绿色产业体系,既通过绿色转型重塑产业经济的创造形式,又通过技术结构与制度政策相结合的方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生产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新质生产力在驱动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

不仅改变了现有的生产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市场需求,从而催生出新的产业结构。如,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催生出智能家居、智能出行、智能办公及智能服务等新兴智能产业,且随着智能产业的广泛运营,资源的利用率与新能源的比重得到极大提升,传统能源比重与废弃物排放大大降低,绿色发展效能得以实现^[15]。可以说,新质生产力在驱动现有产业体系的基础上,催生了新的市场需求,不断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跨界融合,推动了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形成了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

2. 新质生产力促进绿色技术的发展应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技术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绿色技术,通常是指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城乡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农业等领域,涵盖产品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利用等环节的技术^[16]。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新质生产力能够以尖端科技赋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助推发展方式发生变革,进而实现社会整体的大规模低能耗与低排放。

其一,新质生产力助益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应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清洁能源,是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10]178} 清洁能源技术具有可持续性、可再生性、低污染甚至零污染性等先天优势和本质特征,能破除传统技术及其生产体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及其造成严重的污染后果。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推动风能、太阳能、核能的开发与利用,提升清洁能源的应用比例,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进而推动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

其二,新质生产力助益循环经济技术的发展应用。循环经济技术是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的一种绿色技术模式,强调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能够得到最为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循环经济技术的核心理念是通过技术创新,将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经济模式转变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推动循环经济技术的创新

发展与规模化应用,一方面可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另一方面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从而起到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

其三,新质生产力助益绿色制造技术的发展应用。绿色制造技术是一种综合考虑环境影响与资源效益的现代制造技术,其核心目标是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实现最小化环境污染。从技术内核看,绿色制造技术本质上是智能制造、自动化及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系统性应用与转化,这些技术通过“绿色工厂”这一关键载体深度融合,共同推动绿色工业制造体系的完善。绿色制造技术体系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精度,更实现了生产过程的集约化与可持续性,从而系统性降低了工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3. 新质生产力促使生产关系的绿色转变

新质生产力在驱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绿色技术的发展应用,也要重视与经济发展方式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变革。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绿色生产力,必然要求构建与之匹配的绿色新型生产关系(或生态-生产关系)^[4]。绿色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交叉领域的新概念,是指在社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下,人类通过调整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生态”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善状态的新型生产关系模式^[4]。其核心内涵是通过制度、技术和文化创新,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形成对生态系统友好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使生态要素融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劳动协作方式及成果分配机制,赋予生产关系以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的内生功能。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新质生产力促使生产关系绿色转变的作用机理体现为: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必然与维护传统高碳、线性经济模式的旧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绿色技术发展与应用重构了传统产业体系,逐渐形成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绿色产业体系,进而催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相统一的社会再生产关系,即一种绿色生产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质生产力自然促成形成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绿色生产关系。进言之,这种绿色生产关系“是由一系列有助于生态优化、资源节约、绿色可持续的规则、政策、法律体系所组成的制度体系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一种强大的影响力、推动力”^[11]。新质生产力驱动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超越了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与低效率的黑色发展方式,实现了以绿色发展培育新动能,进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然而,传统发展方式造成的复杂性生态危机与当前落后的生态治理方式之间的矛盾,成了阻碍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掣肘因素,因此,这就需要利用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尖端技术与系统理念推动生态治理方式全面转型,进而提升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的治理方式维度与具体路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浪潮蓬勃兴起,数字化、网络化及智能化技术的快速迭代不断催生出一系列创新理念、新兴业态与治理方式。新质生产力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代表,不仅推动发展方式的变革,也在逐步推动生态治理方式的全面转型。从治理方式看,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路径在于:以数智技术与绿色技术完善生态治理的基础设施、提升生态治理队伍的水平、优化生态治理结构,进而提升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1. 新质生产力完善生态治理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生态治理的基础设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在于实现对生态系统的精细调控、优化资源配置、维护生态环境健康、发挥生态治理效能。《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了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加快构建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享的生态环

境监测网络,实现环境质量、污染源和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生态治理基础设施从传统工程型向智慧复合型系统演进,这一转型集中体现为数字技术、绿色材料和智能装备三大要素的协同创新,且其正在深刻重塑生态治理基础设施的功能形态与运行逻辑。一是在技术层面,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生态治理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基于全要素感知网络监测、大数据统计与智能系统反应的一体化建设重构了生态治理的基础设施。二是在材料层面,CO₂矿化混凝土、微生物基自修复沥青和新型生物降解材料等环保材料的规模化应用,既确保了材料的科学性又降低了对自然的污染,而水域治理机器人、大气监测无人机群和 AI 检测机器人等得到广泛应用。由此看来,新质生产力通过以下方式完善生态治理的基础设施,进而推动生态治理结构实现三重转变:在治理模式上,从被动防御到主动预防;在空间维度上,由单点应对到系统治理;在实施方式上,从人工主导到智能自主运行。这一转型将推动形成具有系统韧性、环境适应性和技术先进性的现代化生态治理基础设施体系,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

2. 新质生产力提升生态治理队伍水平

为形成全民共治的生态治理新格局,推动生态治理的效益提升,必须重视生态治理人才队伍的建设。从当前生态治理的现状来看,虽然我国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提升生态治理水平与人才队伍建设,但仍面临生态治理队伍专业知识体系薄弱、技术应用能力欠缺、实践经验不足及综合能力短板等问题。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提升生态治理队伍的水平,在于其“新质”变革并非仅仅聚焦于技术结构,更涵盖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整体性革新。从人力资本的维度来看,生产力的“新质”变革不仅要求劳动者掌握更多的技术与知识,还要在技术发展中不断提升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推动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基于新质生产力推动治理方式转型的内在逻辑,能够应对生态治理过程中人才队伍知识体系薄

弱与能力欠缺的困境:一方面,依托新质生产力整体结构功能需要及其智能群组,开展治理队伍能力再造工程,实现“人才-技术”协同发展机制。新质劳动者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能够在技术与人才共生机制中快速掌握生态、环境与技术的交叉知识,进而快速成长为复合型生态治理专家。另一方面,将通过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更高素质劳动者直接注入生态治理体系。通过引入具备数字素养、复杂系统认知能力的新质劳动者,可以缓解治理队伍与生态治理之间的去同步化问题,切实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以此完善生态治理人才队伍建设^[8]。

3. 新质生产力推进生态治理结构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17]41}。以系统思路作为生态治理的理念指导,将新质生产力所催生的绿色技术与数智技术融入生态治理全进程,能够推进生态治理的结构优化,提升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面对生态系统及其伴生危机的高度复杂性,传统技术(生产力)及其驱动的治理方式与治理工具难以为继,面临着治理理念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去同步化危机,导致生态治理的效率低下。因此,必须将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融入生态治理进程,以绿色技术与数智技术驱动治理工具与治理技术的全面更新,提升生态治理的系统性功能。从生态治理的系统观念来看,提升生态治理效能“不仅要研究生态恢复治理防护的措施,而且要加深对生物多样性等科学规律的认识”^{[17]34}。所以,必须借助新质生产力的新科技、新工具、新材料等应用,深度剖析生态环境背后隐藏的系统规律,通过对生态环境的实时监测、预测和预警,为治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实现生态治理结构的系统性优化并持续提升生态治理效率。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融入生态治理,意味着其结构要素与系统思维能够覆盖从规划设计到实施评估的各个环节和阶段,以整体性规划、分布式治理与“人-技术”协作的形式创新生态治理体系,并进一步完善生态修复工程。具体来看,规划阶段要以人力资源与技术资源联合建构全面的海陆空

三位一体的分析网络,利用系统思维分析生态问题的结构性关联,进而设计出更为合理的治理方案;实施阶段要依托最新科技、新型材料与智能装备作为治理基础设施,以高素质人才作为治理核心,全面融入新质生产力要素,进而通过智能监测分析与调控,应对动态的生态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治理方案,推动生态治理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从而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由此,通过新质生产力驱动发展方式与治理方式绿色转型,既可破解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又可提升生态治理的水平。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的生活方式维度与具体路径

“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要“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14]35} 新质生产力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赋能不仅体现在驱动发展方式转型、促进治理方式转型等机制上,更体现为引领生活方式的变革。新质生产力通过引领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其内在机制与路径体现在:新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能够优化生活方式的空间结构、强化公众的绿色生活意识、塑造公众的绿色行为模式,以绿色生活方式实现节能减排的社会效应,进而实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效益。

1. 新质生产力优化生活方式的空间结构

新质生产力引领绿色生活方式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其内在机制在于空间。人类社会生活总是寓于特定的空间,而空间的性质也深刻塑造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性质。马克思曾经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18],这揭示出空间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容器,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场域,而新质生产力就是在当代中国具体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中得以生成的。在传统生产力的驱动下,空间日益被资本逻辑渗透并塑造,资本化空间以增值为核心目标,不断推动扩张性生产与消费,导致“社会-自然”边界被不断工具性地拓展。由于资本生产力本身具有反生态特质,其所构建的空间也相应地呈现出反生态性,因此在这种空间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往往伴随着资源浪费与生态破坏,可被视为一种反生态的“帝国式”生活

方式。与之相对,新质生产力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传统生产力及其要素进行“新质”变革的生产力,本质是一种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绿色生产力。在生产力与空间的辩证关系中,新质生产力对空间的影响与重塑也决定了空间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空间,而这也为新质生产力引领绿色生活方式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空间基础。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社会再生产在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进行生产与消费,一方面推进了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优化了“社会-自然”之间的空间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也确保了人的绿色消费,优化了“社会-自然”之间的空间消费关系。通过新质生产力对空间的生态重构,“社会-自然”之间呈现为一种良性的空间(生产与消费)关系,进而整体优化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建构的生态空间超越了传统生产力建构的资本空间,使得生态空间格局的塑造与绿色生活方式达成内在契合,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持续的空间支撑。

2. 新质生产力强化公众绿色生活意识

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生活空间实现了生态转向,这不仅为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奠定了空间基础,也为强化公众绿色生活意识提供了现实条件。新质生产力将绿色科技融入日常生活,通过绿色科技与绿色理念的双重作用,持续塑造公众绿色生活理念,增强环保意识。具体体现为:第一,新质生产力将高质量生态产品融入公众日常生活,使人们在直接享受优美生态环境与绿色消费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绿色消费观、资源节约观与循环经济理念。这种实际的参与感和体验感,配合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激发更多人的环保意识和绿色行为,并逐渐使绿色生活从个体习惯上升为一种绿色生活理念,进而使公众在自我生活与理念影响的双重层面上不断增强绿色、生态环保意识,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4]。第二,新质生产力借助数字平台高效传递生态环境信息与政策报告内容,这有助于公众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养成生态环保意识,践行绿色行为方式^[15]。第三,作为新质生产力系统的核心要素,高素质劳动

者往往已经将绿色发展理念与绿色生活意识内化于心,并在社会交往中自发传播绿色生活理念,其通过各种形式引导公众参与垃圾分类、低碳出行、公益活动等生态环保行动,让低碳知识、低碳理念惠及更多民众,进而推动全社会形成环保意识。

3. 新质生产力塑造公众绿色行为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呵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守护好祖国的绿水青山,让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19]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高新技术产业与绿色产业快速发展,通过构建“技术-社会-环境”协同演化系统深刻塑造公众的绿色行为模式。在能源领域,太阳能、光伏发电与未来核能的应用正逐渐重构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使清洁与可再生能源逐步取代传统化石能源,进而“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14]34}。在物质代谢领域,易分解与低污染的合成生物纳米材料正在突破传统材料性能边界,并逐步推动产业的生态化转型与拓展,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设计-生产-消费-再生”的良性物质循环结构。而绿色能源消费与绿色材料消费进一步推动公众的绿色行为模式,如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可减少传统燃油车带来的尾气排放,从而改善空气质量;绿色电力消费、绿色家居、绿色用品等都会降低传统能源的消耗,进而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通过驱动绿色产业与生活方式系统性链接,既重构了人类绿色生活的基础设施,又推动了生产与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变,进而从生活方式维度降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及对自然的污染,最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

五、结 语

新质生产力诞生于以数智信息等颠覆性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进程中,其本质是一种绿色生产力,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维度与具体路径体现为:在发展方式上,新质生产力通过新型科技推动产业结构、技术工具与生产关系绿色转型,实现了以绿色发展培育新动能;在治理方式上,新质生产力通过完善生

态治理设施建设、优化治理队伍与治理结构共同提升生态治理效率;在生活方式上,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生活方式的空间结构、引领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以增强公众绿色生活理念与塑造公众绿色行为的方式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由此,新质生产力以绿色产业重塑自然、以绿色技术治理自然、以绿色生活善待自然,共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2024(11):4-8.

[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3] 瞿阳. 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唯物史观镜像[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4,25(6):17-25.

[4] 周文,张奕涵.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J]. 生态文明研究,2024(4):17-30.

[5] 黄群慧,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 改革,2024(2):15-24.

[6] 黄承梁,方世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贡献和全球意义[J]. 经济学动态,2025(10):5-17.

[7] 廖小明,杨懿. 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意涵探赜[J]. 理论与改革,2024(5):24-39.

[8] 岳奎,曲秀玲. 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维度[J]. 当代经济研究,2024(8):15-21.

[9] 宁琳琳.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学理化阐释[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5(4):50-60.

[10]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1] 方世南. 论新质生产力理念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J]. 思想理论教育,2025(2):36-42.

[12] 何林. 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支撑——戴维·佩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阐释[J]. 求是学刊,2016,43(2):32-38.

[13]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14.

[1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15] 许勤华,李文琪. 全球碳中和背景下的中国能源安全方略[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1):117-129.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EB/OL]. (2019-09-29). http://www.gov.cn/zhengceku/2019-09/29/content_5434807.htm.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5.

[19]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 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N]. 人民日报,2021-04-03(01).

The Three Dimensions and Internal Path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 ZHANG Tao, LIU Ku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an important focu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present, China is at a crucial stage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making it imperative to pool efforts toward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driven by innovation, breaks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zed by high-tech, high efficiency, and high quality, new quality of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an advanced form of productive forces aligned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ey not only open a new path for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empow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path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mod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tool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cultivate new growth drivers through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metho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into ecological governance,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modern infrastructure system with system resilience,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hey can help optimize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team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enhanc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styl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drive the systematic connection between green industries and lifestyles by optimiz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lifestyles,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lifestyles, and empow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y fostering public green concepts and shaping green behaviors. In summar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shape nature through green industries, govern nature through green technologies, and treat nature kindly through green lifestyles, thereby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logical governance; green industries; green lifestyle